

转了四百六十七个弯,抵达一个地方,百分之九十八点的当地人没有到过过的地方。朋友说,真的有那么多变? 两小时车程的山路,全是盘山而上,那得有多

少个弯。山上从前有一座古老的大寺,后来毁了,只留下遗迹,因此叫作“大寺基”。

大寺基是在云海之中。后来遗迹上又建了一座新寺,叫“万福寺”,也是远近闻名。那里的大寺基林场,建于1958年,在括苍山余脉上,也位于黄岩、永嘉、仙居三县交界处。林场区域内,平均海拔九百多米,最高的山峰“大寺尖”,海拔一千二百五十二米。那个主峰,正是永宁江和楠溪江的发源地。要是能在山峰上找到这两江源头,也是很有意义的。

微雨天气,车入山中,云雾就绵密起来,竟至于山上能见度只有数米。我一路驱车盘旋上山。峰回路转,浓墨重翠,山谷间瀑布直挂,水声哗然。待云雾稍散,视野开阔处,但见白色云龙栖停在绿色山腰上,连绵数里,煞是好看。

路上,见有山农在路边种树,穿着雨衣,后腰上别着柴刀。柴刀是用木制的刀套悬挂,这种工具,长时未见了。所植之树,乃是北美冬青。

近午时分,方到得大寺基林场。此时雨大起来。林场的周书记和章副场长来迎。此地遥远,上

山下山不容易,周书记时常一入山中就住上一两个月或半个月。这里也是森林公园,黄土地和红土地,上面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木。以前多是松木,属于经济林。这些年也仍然在持续造林,多植阔叶林和彩色树种,枫香、

大寺基 周华诚 松等等,一年四季,很好看。这是一种造林思路的变化。大寺基这几年,常有驴友于寒冬来此看雪。黄岩这个地方下雪的时候不多,而要去看雪,唯有去大寺基。大寺基不仅第一场雪,且常有雾凇。最冷之时,达零下十六七度,人称“黄岩小东北”。雾凇是在寒冷之时,雾碰到冰冻的树枝,于是凝成白色的冰晶。雾又碰到冰晶,冰晶于是延长。就这样,冰晶越积越多,从枝头延伸垂挂下来,仿佛是树的白色花边。当整座森林的每一棵树、每一个枝丫,都拥有自己的重重披挂之时,森林就变成了

一座童话的森林,雪白晶莹,如梦似幻。这样的场景,周书记每年都要见上好几回。他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他是林二代。他的父亲在六十多年前带着柴刀上山,没有路,是凭一把刀开出路来。和他一起来的是一百多个知青。他们在山上垦荒,一点一点垦出来种上松树。林场职工,几个月大半年不下一回山,虽是国家干部,却也是地地道道的山农。

山上的生活并非如雾凇那样看起来诗意,而是艰辛无比。山上无房住,是用木头搭建的茅草屋。上山植树,无人看管小孩,就把小孩也背上,大人干活时,娃就放在挖好的树坑里任他玩耍和睡觉。周书记也是这么长大的。上小学时,林场在几个护林点中间的位置,建了一个教学点,由一个林场职工担任老师,三四个年级的大大小小的娃坐在一间教室,凑成一个班。现在,周书记年纪大了,明年也要退休了。

章副场长年轻一些,他是从区农业农村局下派的。我们坐在小会议室里喝茶聊天。茶就是大寺基林场自产的一种绿茶,“龙乾春”。这是黄岩当地的名茶,也唯有大寺基开始

种茶。父辈们在山上,生活是那样的单调乏味,于是就种茶、炒茶,将最好的茶卖了发工资。最后的茶留下,一年到头喝浓酽的茶。周书记念小学时,放了暑假,也常去茶山采摘夏茶。采茶的工费是两三分钱一斤。这也是一份收入。茶制好了,是由供销社统购。1988年,大寺基研制“龙乾春”品牌茶。

山高路遥,云蒸霞蔚,虎豹出没之地,自然能出好茶。“龙乾春”茶到底还是好的。那样的深山老林,几近于野茶,能不好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喝绿茶开始讲究时间,要喝明前茶。这里的海拔高,气温低,犹如世外,万物苏醒都晚,茶树萌发都要迟上人间一个月。春茶抢的时间,更是钱,明前茶一天一个价,你比人家晚一个月,那还怎么跟人比呢。“龙乾春”毫无悬念被比下去了。到了山外,茶叶上又没有大寺基的印记。这两年,“龙乾春”也开始尝试制岩茶,准备探索一条新的路子。

喝茶时,我老想着周书记和章副场长讲到的,说在某个遥远的护林点上,还有护林员守护着森林。他们常常是背着半个月口粮的蔬菜上山,住数十年。因为长年居于山中,与人交流少了,语言似乎也变得不那么流利。这一点让我深为震动,想去看看那个护林点,但实在是太远,从场部出发,还要步行一两个小时。我看窗外深山密林,云雾笼罩,层峦叠嶂,隐于山中的人,怕是早已与树与花与鸟兽一起成为山本身。

沈万三原名沈富,又名沈秀,是元末明初的财神爷,也是个传奇人物。其父沈祐系南浔镇人,因水灾,妻死,他携四子从南浔迁至苏州周庄。

沈万三勤于耕作,种桑养蚕,颇有人缘。苏州有位富翁陆德源已年迈,慧眼识才,对沈万三的智能才智与经商能力很欣赏,便把全部财产赠送予沈万三,自己出家当了道士。这笔巨资让沈万三如虎添翼,他“东走沪渎,南通浙境”,并利用商品贸易流通之所长,将丝绸、瓷器、粮食与工艺品运送到海外,换回海外的珠宝、象牙、犀牛角、香料与药材,这些外贸活动,让沈万三创造了世人难以想象的奇迹,成为当时江南第一首富。

有了钱,沈万三重视文化,请来塾师王行教其子女读书,他深知子女有了文化,财富才可代代相传。沈万三在周庄时,经商行善,颇得民心。他住在苏州时,发现玄妙观附近香客与游人络绎不绝,来往车马常堵塞道路,他便出钱营建街市、拓宽道路,用茅山石铺平观前街,又营造乐坊,让苏州百姓欢欣鼓舞。

2022年7月20日,晚上8点我和助理焦金木完成喜马拉雅《听见·刘心武·读书与人生感悟》电台的第九次直播《聊聊<红楼梦>中的戏曲》,手机调回常态后,焦金木发现《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晚上7点后给他发了一条微信,让他把如下信息告知我:“崔道怡老师17日下午去世了,心脏衰竭,没遭罪,走的时候很安详。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了。”我听了悲从中来,已经过世三天了啊!

我在1977年夏天,写成短篇小说《班主任》,不是定向约稿,是我自发投寄《人民文学》的,那之前我曾投寄过一个短篇《光荣》,写的是工厂老工人的故事,信皮上写着编辑部收,不久被退稿,但退回的稿件里夹着一封亲笔信,落款崔道怡,信很短,几行字,大

意是此篇不用,但显示出你有写作能力,希望你继续投稿。那时候业余文学写作者能得到这样的编辑来信,是极大的鼓舞。我就思忖再写篇什么,那时候我已经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虽也有点下乡到工厂积累的素材,毕竟写那些难以得心应手,但我之前有十五年在中学任教的丰富体验,何不从最熟悉的中学生活中挖掘一口深井呢?于是反复构思、提炼,写成了《班主任》,再投《人民文学》杂志,信皮上就写崔道怡同志收。没几天就得到崔道怡回信,大意是看了觉得挺好,已

经提交上一级去审阅了。到11月那期,《班主任》就被作为小说头题刊登出来了。关于我在投寄这篇稿子前曾有过的犹豫,以及稿子到了编辑部以后,引发争议,最后由当时《人民文学》负责人张光年拍板刊发,等等情况,后来相关的文章颇多,这里不再赘言。今天我强调的是,崔道怡是我的伯乐,是《班主任》的发现者,没有他从自选题材的来稿中挑出《班主任》提交上一级,就不会有《班主任》的发表,也就不会有后来引出的轰动,以及我的登上文坛,种种接踵而至的风光。

1980年我成为北京市文联第一,认真对待学习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不仅对每一次作业、考试都要认真完成,平时上课也要做充分的课前准备,课堂上积极参与互动。因为你的课堂表现可能也纳入老师评分的参考了。

第二,把平时的每一次作业都当作考试一样来完成。美高的作业量不小,要出色地完成并不容易,主要是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延伸阅读。老师布置的作业一般都是开放性的,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希望学生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尤其是能提出具有创造性、批判性的观点,能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就能得高分。

第三,保持与老师的密切沟通。国内来的许多同学都比较腼腆,不敢主动找老师沟通,害怕说错了老师会批评。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一般情况下老师都愿意站在学生的角度理解支持学生的想法,即使有时学生的想法是幼稚的,老师也会积极鼓励你大胆发表意见。就我自己的经历,有一次老师给我的作业打分低了,我觉得可能自己作业中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老师没有注意到,就主动找老师沟通,经过与老师的讨论,我对自己的观点梳理得更清晰了,老师也对我的作业质量更加认可了,愉快地重新给了一个高分。

第四,充分利用规则为GPA高分助力。许多美国高中都开设有AP课程,这是大学的预科课程,学校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选修AP课程,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将来的大学学习打好基础。因为AP课程的难度要高于一般高中课程,所以学校对修完AP课程的同学都有加分奖励。我就读的高中就对每门AP课程加5分。要知道GPA往往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的,这5分绝对会使学生的GPA总成绩拉高不少。

总之,美高的学习也很辛苦,需要学生每一天都很认真,每一天都要为GPA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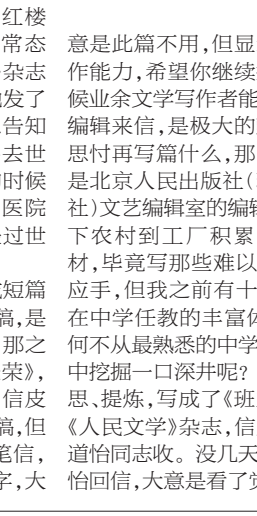
运动的激情伴随城市的复苏,渐渐被唤醒。我这个七旬老汉迫不及待地挎起运动包,穿上运动装,要与久别的健身器械伙伴们来个亲密接触。刚刚被消弭过的跑步机、椭圆机、骑行器等一大批器械一溜烟地列队,好似在恭候健身达人的归来。就像久别故乡的海外游子归来,欲把美味佳肴都尝遍一样,我报复性地“消费”,来了个组合式开练,把每个器械都用一遍,每个练习都过一趟,每个套路都来一下:在跑步机上“奔驰”,在功率自行车上猛踩,在瑜伽垫上拉伸,在联合器械上让“咣当”声响起……好在凭借多年的功底与居家时的小试牛刀,体力犹存,功夫尚在。意犹未尽的是泳池尚未开放,真想再跃入一泓碧水,尽情遨游。这当儿,我想起了当年上海田径队同仁、著名跳高运动员朱建华的教练胡鸿飞的训练秘籍。大赛前,胡指导从不让朱建华完成全程技术的练习,这是为了能在大赛中迸发,就像一个人平时不给肉吃,真给肉吃时食欲大振。我这儿算是体验了一回,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器械撞击的“咣当”声、运动时的吼叫声此起彼伏。居家锻炼固然好,但也只是权宜之计,无奈之选择。原地跑步总觉得有点别扭,一招一式的拳操舒展不开手脚,多样化的练习也受阻于空间,微信与朋友圈中的健身交流也似乎有点望梅止渴。总之,狭小的场地、局限的条件制约着酣畅淋漓的发挥,也难以达到一定的练习强度。今天,久违了的运动激情被带动了起来,仿佛感到涸涸的肌肉开始饱满,马甲线渐渐重塑,多巴胺正在分泌……重回健身房的感觉真好,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满满的幸福感。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曼德拉曾说过,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城市的回归也需要健身的召唤,让我们用运动去拥抱健康,用体育健身去击退病毒。

崔道怡和《班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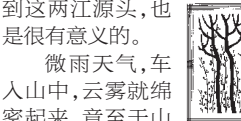
刘心武



崔道怡和《班主任》

崔道怡和《班主任》

崔道怡和《班主任》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沈万三之财



寿桃初熟,寿满三千

王文明

寿桃初熟,寿满三千

久违了的运动激情

久违了的运动激情